



XIAOHONGMA
小红马丛书

xiaohongmacongshu

李建 著

女性的血旗

nvxingdexueqi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李建 著

女性 的血旗

nvxingdexueqi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12475

422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的血旗/李建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8

ISBN 7-80171-212-9

I. 女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267 号

女性的血旗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5 字数 300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册

ISBN 7-80171-212-9/I·143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女性的血旗

目 录

女性的血旗	(1)
雪岭	(285)
小姐吕静	(306)
雪地上的墓碑	(328)
红腰带	(338)
白雪覆盖的世界	(359)
她说月亮美如冰	(378)

女性的

血旗

引子

女性的血旗

汽车停下来，门被拉开，强光灯把黑夜照得有如白昼，两架摄像机一齐指向她俏丽的面容。人们都注视着她，仿佛她不是一个 29 岁的公司总裁，而是今晚大赛的歌坛皇后。她整一整长裙，冷静地微笑着，走下汽车，沿着高高的台阶一直向上走去。

台阶的顶端，黄心仪已走下来迎接她，跟在她旁边的正是方宇恒。

她抬起头，一脸微笑地看着黄心仪。

只看黄心仪。

此时，她一看方宇恒就觉得特别不自然，好像有人做了亏心的事，出卖了她，又好像是她出卖了谁。方宇恒会怎么想呢？男人总是不一样。不过黄心仪可是个女人中的女人，不知现在她的心里怎么样？

这时黄心仪已快步走了下来，一直走到她的面前。

“全都准备好了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满意。”

“辛苦你了。”

她用力将自己的目光聚在了黄心仪身上。

黄心仪今晚格外漂亮。她穿了一件藕荷色白水纹花的闪光

长裙，蓬松的发型故意做得漫不经心，手上身上是一色的珍珠饰器，闪闪发亮而又素雅大方，在身着黑色西装的方宇恒的陪衬下，更显得飘逸秀美、仪态万方。在他俩身后，竖着一个两层楼高的巨大黄色广告牌，上面写着：

“丹丽泰丰杯青年歌手大奖赛

主办单位：夜百合演出公司”

她仔细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很好，很漂亮。你们真花了力气。”

她低声说着，拉过了黄心仪的两只手。两个女人的手握在一起，都显得那么纤细。她抬起头来，看着黄心仪。黄心仪也正看着她微笑，笑得有些羞涩，又似有些尴尬。

这次黄心仪只请了三个发奖人，一个是省长，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主任，再一个就是王丹丽。她知道黄心仪对她的一片心意。她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方宇恒。想到这些，她又觉得心里很苦，好似有些孤独，有些寒冷。不过这种情绪只存在了一瞬间，就被她赶得无影无踪。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，也不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人生一世，常常是各得其所。只要得到了你最想要的东西，就应该算是一个满意的人生。她现在毕竟得到了她最想要的东西，她已声名显赫，就算牺牲得再多，也算是值得吧。

她又向上踏了一步，比黄心仪高出了一个台阶。她看着黄心仪，轻轻笑一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黄心仪也笑一笑，摇摇头，却没有说话。

她忽然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刚要再说些什么，忽然响起一阵吵嚷声。他们转过身，一起向下看去。一个穿青色西装的男人一边向他们指指点点，一边和警卫争吵，好像非要从这个贵宾入口处进去。他看上去大概有四十多岁，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旧西装，头发长长的，正和两个警卫吵得不可开交。她看着他，脸渐

渐变白。今天是她的一切达到一个近乎顶峰的时刻,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?

她沉吟片刻,转过脸来向他们两人微微一笑:

“你们还要迎接客人,我先进去了。”

三个人握了握手,她便独自走进了大厅。

这时,背后的吵嚷声似乎更响了。

一、隐秘的恋情

第9天的早上,王丹丽起得特别早。闹钟还没响,她就已经起来了。不过她并不急于出去。她故意磨磨蹭蹭地梳洗,磨磨蹭蹭地吃早饭,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。可是,时间还是不到。她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对着闹钟打开了一本书。

每天她都把闹钟定在6点10分,可是今天,她定的是6点9分。每逢有重要的事她总是这样。她对“9”字有点迷信。9月9日是她的生日,今年19岁,大考成绩全是99分,坐位号又是39号,而最最重要的是,她高长到了一米六九就再也不长了。而且不管什么事,只要一碰到“9”,她总是很顺利。当然了,她现在在高三班,都是三字,但是细细一想,三三不正是“9”吗?她觉得今年一定要有什么事,还是大事。当然了,一定也是好事,因为“9”字总给她带来好运气。她锁上门,对着镜子涂了一点口红。口红太干了,涂得不均。不好,不太好,并不显得漂亮。而且别人会看出来,会问她:你今天怎么了,怎么突然涂起口红来了?那她怎么回答?她拿出一张纸巾,慢慢将口红一点点地抹去。

差一分钟7点的时候,她背起书包走出了家门,心里满满的,都是粉红的幻想和奇遇的愿望。

那是一条窄而长的小街，一边是一道不知什么单位的灰色围墙，另一边则是一排大柳树，一棵接一棵，密密地排向远方。

她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和平常一样，心里却在紧张地想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就要出现了……难道今天会不来了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他出现了。个子高高的，穿一件黑色夹克衫，走得好潇洒。像每天一样，他向着她迎面走来，和她擦身而过。不知为什么，只要早上能看见他，她这一天都会觉得非常充实。若没有看见他，她会慌乱，会心神不安，会不时从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来：他怎么啦？他今天怎么没来？

她抬起头，一直往前走，只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迅速地偷看他一眼。不过她发现，这种忍不住的时候越来越多。

他俩已经走得很近了，再有几米就要相背而去。每天他们都是这样。可是今天，他走着走着忽然向她靠了过来。她有点意外，向边上靠了靠，把大路给他让出来。可是他马上又靠了过来，挡在了她的面前，并且站住了。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，既兴奋又害怕。她紧张地、几乎是强迫自己抬起头来，直直地望着他那双漂亮眼睛，用一种几乎是恐惧的声音低低问道：“你，想干什么？”

5年之后，王丹丽重又回到了那条小街上。她发现这条夜梦见的小街是那么的狭窄，那么破旧。梦中高大漂亮的灰墙变得那么矮小、残破不堪，砖角大多磨圆，墙缝里撒落着黄土。记忆中的扶风弱柳变得那么老迈，枝叶稀疏，树干上满是伤痕，风一吹，那干干的柳叶便哗啦啦地纷纷飘落。这就是她记偷中的那条芬芳的小街吗？这就是她梦中玫瑰色的天堂吗？是她的记忆发生了错误，还是她用幻想把它打扮得过于辉煌灿烂？

第9天。19岁。

每个女人的青春容貌都有一个鲜嫩的顶峰时期,对王丹丽来说,那就是19岁。不过她当时并不知道。年轻人总有一种幻想,觉得别人都会衰老,惟有自己青春常在。但是,仅仅出于女性的本能,王丹丽也能从周围男人们的目光中模糊地觉出,她已不仅发育成熟,还长得非常漂亮。她眉毛细平而秀美,直到眉梢处才轻轻向下弯曲;眼睛很长,稍稍有些下陷;白皙的鼻子下面,是一个薄而平直的嘴唇。整个脸看上去,让人觉得有一种非常少见的果敢而坚毅的女性美。

不过,最让她觉得自豪的还是她的身材。夏天洗澡时,她常常会对着镜子裸出自己美丽的胴体,长时间地自我欣赏。她的身体修长而白皙,又不失圆润丰腴,当她看着自己成熟高耸的乳房时,常常会脸红起来,忍不住羞怯地转过脸去。她最爱穿一件砖红色的开斯米毛衣,就是因为那件衣服总是紧紧地包在身上,可以把她美丽的胸部完美地突出出来。不过,她还从来没有这样穿到学校去,只有那一天是个例外。

那一天她还穿了一条深灰色的薄呢裙子。那是她从妈妈那里继承来的最好的一件衣服。本来她想买一条鲜红色的学生呢短裙,但妈妈不同意,说那样会显得过于轻浮,于是妈妈就把这条颜色很暗但质地很好的薄呢裙子送给了她。当时她接受得非常勉强。她觉得它太老气,一次也没有穿过。可是自从见到了他,她不再这样想。她觉得它对她合适极了,它会使她显得更加成熟、稳重,更和他的年龄相配。那时她还不知道,他其实只比她大3岁。

她一直感到庆幸。从她家到汽车站必须穿过那条小街,无

论是她,还是爸爸和妈妈。不过爸爸和妈妈在银行上班,每天早上总是8点钟才一起走出来。如果他们 also 和她一样早起的话,那她的秘密说不定早就被他们发现了。

人们都说她很像她的妈妈。她的妈妈也很高,只是已经有些发胖。人们说,她妈妈年轻时也十分漂亮,就是倔得很,主意太大,认起真来谁的话也不听,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,幸亏遇上的是她爸爸。

她爸爸的确是个好脾气,瘦瘦的,总穿一件深蓝制服,整天一声不吭。他是一个极老实的银行分行长,一天到晚只想业务,家里的事几乎全由妈妈做主。有时她想,爸爸太懒,太难为妈妈了;有时她又想,怕是妈妈太好占先,也太难为爸爸了。只是有件事她总也不明白,那就是他俩从来不打架。当学了一点性格与遗传之后,她便开始悄悄地想:将来结婚之后,我会像爸爸还是像妈妈?

许多年后那个夜里,她拿着一整瓶安眠药独自站在黑浪翻滚的海边,她想得最多的已不是她的爸爸和妈妈,也不是她用全部的血泪和屈辱换来的事业与家业,而是19岁时方字恒的深深一吻。这是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

她一直以为她从来是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,因为那是她做人的尊严,可是那天晚上她首先想到的却是那个平静的月夜,那个泛着白光的小湖,还有那条无声滑动的小船。船上只有他们两个人,他摇着桨,她坐在后面。后来小船划到了湖心,他把桨轻轻收起,向她走了过来。在黑暗中她看见了他热切的眼神,知道有些事情就要发生,明白她一直期待而又逃避的那一刻就要降临,她感到羞怯和惊慌。湖面上无处躲藏,她只有转过脸去,看着小岛上那片黑乎乎的阔叶林。他走过来了,在她的身边坐下。她感到了他身上那股灼人的热力。他伸出了一只手揽住

了她的肩,那只手非常有力,她只能顺从地转过身来。

她的脸对着他的,他的眼睛对着她的眼睛,那一刻谁也无法躲避。

她在那张漂亮的脸上发现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那是一种燃烧着的渴求,一种毫不掩饰的需要,一种原始赤裸却点燃了生命之火的灵肉合一的欲望。她感到颤栗,感到自己那么弱小,那么轻飘,在他手中显得那么软弱无力。她已经有些昏眩,好像随时都会失去知觉。她在昏眩中渴求着他的嘴唇,渴求着他的手臂,渴求着他的身体,她渴望他对她做他想做的一切事。她已忘记了一切禁忌,不顾一切地想要燃烧,想要融化,想要和他融为一体。

这时,他更紧地搂住了她,将她拉向自己的怀里,把他充满欲望的脸向她贴来,她觉得自己就要幸福地融化在他的怀中,忍不住闭上了眼睛。

就在这一刻,他火烫的嘴唇有力地压在了她湿润的红唇上,越来越紧,越来越热烈,越来越充满激情。接着,他粗大的舌头有力地插入了她的口中……

她吸吮着他的舌头,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。她觉得自己就像一片柳叶,正不可控制地向着太空飘摇;又像一条很轻的石片,正缓慢地旋转着,向着永无终点的大海深处静静沉落。她不知道自己正飘向哪里,说不定正沉入地狱。地狱就地狱吧,如果能够永远这样,那她宁愿永劫不复。

那天晚上没有发生更多的事,可那种欢乐的印象却比和男人合为一体更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里。从此以后,她再也不能忘记那种甜美、那种迷醉、那种压倒一切、瞬息万变的欢乐感觉。

实际上,那天早上的几分钟已经决定了她的一切。

那天早上他拦住她，很轻松地对她说：“我每天早上都在这里遇到你。我知道你在哪个学校。原来我也在那儿上学。我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，向教数学的张老师问声好。就说她的学生方宇恒现在在当车工，一切都很好。”

她觉得有些意外，又觉得有些轻松，但心里十分慌乱。她低下头，躲开他的眼睛，轻轻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说罢就想转身走开了。

可是，他又把她拦住了。

“我看你好像很紧张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今天考数学，是全市的数学竞赛。”她不由自主地说出来。

“我知道你们今天要考试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只要你不怕，就能考第一；只要你相信你能干什么，就能干成什么。我还想告诉你，只要你相信你自己，就是考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真的考坏了，你或者才能真的发现你自己。”

那天她们确实考数学，她考了个全班第三。不能说是考坏了，却是她自己多年来的最低成绩。

她什么都明白。那时给她写条的男生已经不少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。每次接到约会的纸条她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欣喜，但她从来没有真正地感兴趣。她是重点学校重点班的高材生，是将来搞高科技的料，她可不想过早地在洗碗抱孩子中荒废自己的一生。

可是他却与众不同。他漂亮、潇洒、风度翩翩，他的方式也与众不同。

第二天她又在那条小街上遇到了他。他说：“你说了吗？”

“说了。”她撒了个谎。

“那谢谢你。”他随手拿出两张票递给她，“这是演唱会的票，你和同学去看吧。”

她看着他，没有接。

“没关系的，听说挺不错。”

他把票塞在她手里就走了。

她拿着票，有点不安，又有点失望。让她和她的同学去，而他自己却不去。过去找她的男同学不知有多少，从来没有谁是这个样。

那天以后，每天早上，他们仍然在那条小街上互相遇见。每次，她总是心神不安，脸涨得红红的，低着头快步往前走，担心他又会忽然拦住她说什么话。而他呢，总是向她笑一笑，点点头，然后无言走过。于是她松一口气，也向他笑一笑，点一下头，算是礼貌的回答。可是走过去之后，心里又空空的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，好像被人轻视了，没有得到应得的注意。
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，一天下午她从学校大门走出来，正和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说话，忽然一眼看见了他，他正在学校对面的一家商店前面站着，两眼无言地看着她。她一下笑不出来了，看着他，听不见了同学的话。他为什么在这儿？他会不会是在等她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她故意落后了几步，然后走进了他身后的那家商店。

那是一家十分冷清的百货店，几乎没有什么人。她两眼盯在柜台里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心里怦怦地跳着，整个身心都注意着身后。她听见门开了，有个人走进来。她知道那是他。他已经走到了她的身后，巨大的身影正不可阻挡地向她压下来。但是，没有。他只不过站在她身旁，正向她低声说话：“你下课了？”

她转过身来，好像刚刚发现他：

“噢，是你。”不知不觉心里又紧张起来。

“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她用一双纯真的眼睛望着他，她觉得他好像很忧郁，眉宇间透出了心里的层层重压。

“也没什么事。”他忽然郁郁一笑，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我朋友很少，也没个人聊聊，好像别人都很忙，没人顾得上我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越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，“你今年二十几了？”

“22。你呢？”

“19。”

“你还有事吗？我今天过生日，能请你吃晚饭吗？你要是也忙就算了。”

“也没什么事。”

她还是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又有点可怜他。她不忍拂他的意，她应该帮助他。胆子大了起来，渐渐地像她平时一样。

“你想去哪儿？”她说。

“去‘心心’吧，那儿漂亮。”

那天他们谈得很融洽。他告诉她，他的父母都是工人，他父亲因工负伤，多年半身不遂，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。他原来也是那个学校重点班的高材生，只是因为家里困难，高中还没上完就退了学。他说，他知道，就是不再上学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人生，但还是很羡慕她，因为他知道，不受更多的教育，人很容易变得平庸。

她听了,没有说话,只是低下眼睛摇了摇头。她觉得他真坦诚、真知心,她真爱听他说话。他不要同情也不怕同情,她觉得只有敢于这样面对自己困难处境的人,才会有真正尊严的人生。

吃完饭,他约她第二天一起去跳舞。她从来没和男人一起跳过舞,但她没有拒绝。

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舞厅,并不豪华,甚至有些拥挤,不过他们玩得好极了。在学校,她也偷偷地和女生一起学过跳舞,只是从来没和男生跳过。那天晚上,她在幽暗的舞厅中羞怯地把手搭在方宇恒肩膀上,那是她多少年来第一次摸触一个男人。她没有想到,一个男人的肩膀会那么坚实有力,会有那么丰厚而强健的肌肉;她没想到他的胸膛那么宽阔,而他偶然扫过的鼻息又是那么撩人心怀。他的手臂有力地围在她的腰际,就像是托住云的风、托住海的堤。她真愿意永远是一片云,在他的风中自由翻滚,真愿意永远是一团浪,长久地靠在他温暖的长堤上。

那天晚上她真想一直跳到底,可是他体贴地劝她早点回去。她还在上学,她家里知道了,或许对她不好。

他一直把她送到门口,两个人相隔一尺轻声道别。一切都表现得很轻松,可她却依依不舍。

从那以后,他们的约会便一发不可收了,而她的生活也好像完全变了样,考试的名次已不再重要,一个接一个幽暗的夜晚,却连成了一首缠绵而无尽的歌。

终于有一天,她的秘密被父母发现了。她回到家里,发现家里已变成了一个法庭,她已成了惟一的被告。

“他是什么人?”

“他有工作吗?”

“他父母是干什么的?”

“你和他关系正常吗？”

“老师和同学知道了会怎么说？”

“你还小，不能谈恋爱。”

“时间一长肯定要影响学习。”

“你还要上大学、考研究生、出国留学，他连高中都没上完，能帮助你吗？”

“你比他强得多，就是将来谈恋爱也不能找这样的人。”

她曾试图辩解，可是无论她如何辩解也没有一点效果。最后妈妈做了总结性发言：“不论什么时候，我和你爸爸不会同意你和这样的人交朋友。”

她看看妈妈，又看看爸爸，两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，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。她忽然从心底升起了一团怒气：都什么年代了，难道她的婚姻还要由父母包办吗？难道连这一点点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吗？

她站起来，看着他们冷冷一笑：“我交不交朋友、和谁交朋友，这完全是我自己的私事，你们做得了主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和他交朋友交定了！”

说完便拿起书包，砰地一摔门，愤然而去。

从这天起，一场时冷时热的持久战，开始了。

时间就像春天的流水，转眼就到了高考的期限。说来也奇怪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，她又是和他约会，又是和家里生气，可是学习成绩一点也没有掉下来，而作文成绩反而升了上去，次次在学校拿第一。

临考之前，爸爸妈妈对她的态度忽然好了起来，还是不承认她和他的关系。她想，也许求求妈妈事情就会有转机，只要妈妈能同意这件事，那让她干什么事都可以。

临考的前两天，妈妈对她特别好，给她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她想这或许是个机会，就提起了她和他的问题。

“妈妈，现在我们班里交朋友的可多了。”

“这些事以后再说，”妈妈面无表情地给她夹菜，“你现在的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参加高考。”

“我肯定能考上，”她看看妈妈的脸色，忽然下了决心，“你们要同意我和他交朋友，我保证这次一定在全校考第一。”

“你考第一是应该的，你要争取在全市考第一，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系。”

“那我和他的事你们同意不同意？”她不高兴地看着妈妈。

“这事以后再说。”

“我要是考上了重点大学你们就同意？”她满怀希望地问道。妈妈放下了筷子，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色。

“我和爸爸不是和你谈了好多次了吗？你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学习，要看得远一点，要有一点远大的理想。”

她一下就厌烦了：“那人也不可能一辈子不交朋友。早点解决了，精力还更集中呢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妈妈斩钉截铁地说。“那时候你就连一点读书的心思也没有了。”

“现在我影响学习了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就没影响？”

“我这学期没下过前两名。”

“要不然你会更好。”

“这样说就没道理了。”

妈妈自知理屈地叹了口气：“我和你爸爸都是为了你好，将来你会明白。他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，我们现在不劝你，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。”